

元曲之美

最是销魂曲中调

简星 著



这是一部追溯传统、赞颂汉语光荣的心血之作
这是一部唤醒审美、让心灵回归宁静安详的诗性长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阅 览

中国文化之美

元曲之美

最是销魂曲中调

简星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7.24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曲之美——最是销魂曲中调/简墨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 8

(中国文化之美系列)

ISBN 978-7-5154-0321-2

I. ①元… II. ①简… III. ①元曲—鉴赏 IV. ①
I20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5195 号

出 版 人 周一
策划编辑 陈立旭 胡志华
责任编辑 胡志华
特约编辑 廖 丹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志 远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1.5 印张 2 插页 11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沉浸进去，
我被它的质朴天然和广阔深刻所深深打动，
读得不知人间事。



心 香 染 花 散 世 间 (序)

我们的眼前五彩缤纷。

花儿密密匝匝，飘飘洒洒。恍惚间，觉得那花儿来自半空，来自云端。一位女子，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身姿曼妙，裸着双脚，一边悠悠地飞翔，一边向世间抛撒着花瓣儿。这一把是唐诗，那一把是宋词；这一把是国画，那一把是书法；这一把是京剧，那一把是昆曲……令人目不暇接，心迷神醉。

仿佛还听到了谁的歌唱。是梅兰芳还是奚秀兰？是京剧还是黄梅戏？“祥云冉冉波罗天，离却了众香国遍历大千。诸世界好一似轻烟过眼，一霎时来到了毕钵岩前……”“采得仙花下人世，好分春色到凡尘……”

散花女子，来自泉城济南。她出身于书香门第，严父布置给她的幼年功课，即是背诗、听戏、临池、看画。她就业，结婚，生子，却常常像李清照居济南时那样，手握书卷，在泉水边游玩、写诗。有时，她也集拢一些文字，发在报刊上，让许多读者记住了专栏作家、

青年诗人“剑霞”这个名字。

忽一日，她眺望城南的千佛山，憬然开悟。她觉昨非而今是，遂将那些载有以往作品的大捆报刊付诸拾荒老汉，辞去待遇不菲的公职，得自由身，改名“简墨”，去她心中的一个大花园里徘徊踌躇，低吟浅唱。

那花园，是中国人的老祖宗留下的，万紫千红，美不胜收。落花无意，简墨有情。她如获至宝地拾取，如痴如醉地欣赏把玩。一片片花瓣儿，沾了她感动的泪水，染了她灵慧的心香。

是的，心香。这是关键，是难能可贵之处。佛道两家讲，只有虔诚修行且极有慧根的人，才拥有心香。“一炷心香洞府开”。有了这心香，就能感通佛道，了悟大千。简墨的这一炷心香，则助她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她是多么的聪颖呵，无论写到谁，谁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无论说到哪件作品，作品的奥秘便昭然若揭。祖先们种下的花儿，经她的心香熏染，益发美艳绝伦了。

她想让朋友分享，便将花瓣儿撒向一个叫做万松浦的论坛。文友们含英咀华，频呼惊艳。报刊，出版社，循花踪找到她，让她将花瓣儿向着更为广大的空间抛撒。于是，那一炷心香更为馥郁，飘飘袅袅地，将她托到了空中，被万众瞩目。

简墨，这位文坛奇女子，俨然一位散花天女了。

佛经上有个故事：维摩诘某日讲经，听众甚多，如来佛就派一位天女，手提花篮，飘逸而行，将天花散向听众身上，以检验他们的修习结果。那些花，到了菩萨身上随即落地；到了另外一些听众身上，却粘衣不堕。因为，那些听众修为不够。

面对简墨抛撒的花瓣儿，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我们都是凡人，平凡的中国人。我们无论经历多少次大劫大难，有过多少次轮回转世，灵魂之中始终保有一种熏习，遗传基因里始终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那些花儿，色、香、味、触，永远会感动着我们。



简墨君，你就去采撷更多的花儿，更多地抛撒吧。让那些绝美至艳且染有你心香的花瓣儿，落到我们身上，也沁入我们的心田。

赵德发^①

^①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开始觉得牡丹美

(自序)

说实话，这一本挺难写的。

首先，我自己就不十分了解元曲，就在前几年还以为元曲仅指杂剧，没有散曲的事儿；相较唐诗、宋词，也不是很喜欢元曲，觉得忒俗，忒直白，说的内容也不过就是“愤青”和“浪子”那点事儿。现在看，其实是自己忒浅薄。唉，年轻的时候，谁不喜欢含蓄和内敛呢？这偏好本身就透着傻。

然而，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着的。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要看清楚它，尽量看见它的全部，更好地热爱，而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美好，是因为缺少谦卑和悦纳之心。只有谦卑了，存心接纳，才有可能看到另一种图景，另一番真相。对人对事，都是如此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我也开始喜欢起一些俗的东西来，譬如红红绿绿的年画，敦煌抄经生随意涂抹的卷子，民间的调子“山清水秀太阳高好呀么好风飘……”，当然，还有元曲，渐渐地也不再不亲不近。沉浸进去，不免被它的质朴天然和广阔深刻所深深打动，



读得不知人间事。我在电话里跟父亲开玩笑说：“平生最恨拿捏词，开始觉得牡丹美。”真是这样。一切开始不同了。

它们好的程度经常让我难以接受。说不出来的好。能一下子说出来的好不是真的好。而无论多好的好，总有人不喜欢，也总有人喜欢得过了头。不是吗？

从而知道了，元曲的好一点也不比其他文学体裁的好逊色——好的东西自有它自己的好，各为一时独绝，是别的好不能代替的，也是不能两两比较的——你好你的，我好我的，井水不犯河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贤明的祖先们将它与唐诗、宋词并称一个好的缘故了。说起来我们最值钱的家当，也不过就这么几样五根指头都数得过来的宝贝，加上前面的一点楚骚、汉赋、晋字，它们哪能都一个样子？只有敬重每一个好，美的可能性才会大大增加。

元曲仅就打碎了诗歌宗教这一条，也已经足够大美而不朽了。

如你所知，元曲作家比起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家在数量上显然是远远不及，这就意味着，得以流传至今的好作家和好曲子也相应少了很多——虽然打眼一看也不少：流传至今的作品有四千五百多首（套、部），其中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含带过曲），套数四百七十余套，杂剧一百六十余部（本），但比起唐诗宋词，实在有些可怜——光陆游一个，传下来的诗歌就有九千三百多首呢，总数更不必说（《全唐诗》四万多，《全宋词》也有近两万）。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王气暗收的文化时期，元曲还是发散出了它特异的光芒，与唐诗、宋词三足挺立而成完鼎。了不起。

在二百二十多位具名姓记载的元曲作家中，有散曲集传世的只有张养浩、乔吉和张可久三人，除了张可久，其他两位的散曲集都是在临去世前或之后才刊行于世的。而写曲子最多的张可久居然也只写了八百多首，存世的与其总量相比也是寥寥无几。而且，除了极个别的人，绝大多数和最重要的元曲作家都门第不显，职位不振，社会地位也不高，属于下层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几乎被元代统治

者贬到了最下层：只比乞丐高一等，居于普通百姓和娼妓之下，有的还兼着引车卖浆，以维持生计。这种艰难非常的境况，直接导致了绝大多数作家的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也少有文献记载，还有相当数量曲子的作者署名“无名氏”……这让我有时十分郁闷。

我很担心在以后的年代里更模糊不清，到最后它们会不会全部被标成“无名氏”作品？这不无可能。如你所知，我们一再放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去仿效西方，而一旦失尽自己的文化，也许本能地想到去抢救，可是会没有机会的。古老文化（如京剧，如元曲）在一些人身上、心里传承、热爱，那些人大多已是老人，越来越少——他们去后，我们还活着；我们去后，更年轻的人还活着……这几乎是不会有穷尽的。而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和老老实实继承古老文化，因为没用，因为被轻视——我们在持续丧失，我们偶或得到的一点点可怜的东西，只是肤浅、走样、搔首弄姿、服务现世的二手货或二手货。它们彼此抄来抄去，吵来吵去，炒来炒去，闹哄成一锅兑水剩粥……我们单薄，不自信，对美开始视而不见。我们丧失完自己的东西，我们将是谁？

重申并再度愧疚，直到去年，我自己也还不怎么待见元曲。不可思议的是，我的父母在我小时候尽管教育那么严格，也居然不强迫背一首元曲（作为悔过，我现在自觉补背了一点，不到五十首吧，不同类型的代表）。

可见，元曲在当代人这里是受了大委屈的。

更不要说当下，连唐诗、宋词都很委屈。

它们委屈，其实就是我们委屈。我不想委屈着自己，不想一直到老、到死都不知道元曲到底写了些什么、好在哪里（虽然知道了也没什么用，不当吃不当喝），就摸索着咀嚼、品咂，直到不得不葡萄珠儿似的一一清洗了，请到白瓷盘上，捧出来。我恭呈了。

白昼一样长，光阴一样短，我的水笔用光几十支，电脑也有点旧了。想，从《京昆》到《元曲》，八样宝贝打扮齐整，这件事我



做完了，也就可以安心长出第一根白发啦。

相较我自己写唐诗、宋词的书（它们也竭力长得像生它们的母体），这一本有些俗，跟它们的母体一样的样貌。但不寒碜，跟它们的母体一样的秉性。

元曲，那伟大的母亲，她不寒碜。

简墨

2012年5月30日

于济南石桥居

目 录

之 壹	关汉卿——风中之旗 1
之 贰	马致远——秋景堪题 11
之 叁	纪君祥——正义藏山 21
之 肆	元好问——缄默前行 32
之 伍	白朴——自由之歌 41
之 陆	乔吉——女子志乘 49
之 柒	邓玉宾——宴坐初起 61
之 捌	倪瓒——纸上风景 68
之 玖	贯云石——才子不年 75
之 拾	张可久——宝剑羞看 86
之 拾壹	姚燧——绝不妥协 95
之 拾贰	王实甫——西厢纪事 101
之 拾叁	卢挚——快活庄家 115



之拾肆

张养浩——搏命复出 125

之拾伍

杨维桢——铁笛横吹 136

之拾陆

刘庭信——离情圣手 147

之拾柒

薛昂夫——炼俗为雅 160

后记

对中国文化的致敬 171



关汉卿 —— 风中之旗

「之壹」

在他身后三百年，西方的关汉卿——莎士比亚才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把我们惊醒。而他，行进到我们这里时，醒了已经足足有七百年那么久，还一路歌唱，仍旧精气神十足，眼睛也没眨一眨。

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抵达的。他好像从古书上一骨碌翻下来，顺着弯弯曲曲的曲笛声，抄了秋天的近路，一夜之间来到了七百年后的这个冬天，我们的门外，赶在一点比一点更黑下来的黎明前，一家挨一家敲着窗子，通知我们去看他的戏。

演出的时刻循例就要到了。我们将看到：大幕拉开，主角儿登场。到今天，他仍然是那粒响当当的铜豌豆，四击头，一亮相——每次倾情出演的最后，他都会在那里一动不动杵着那个名字叫做“不合作”的亮相，仿佛听不到台下雨水一样溅落的掌声，以及场边场记一次比一次焦急的落幕提示。

他爱他的制作，如同爱他的时代——恨也是爱。

就这样，他将《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四

书……掰碎了，揉进了大白话，惊得学问们一个比一个脸黄心酸……要知道，那时的散曲还是千娇百媚宋词小姐的嫡亲妹子，莺莺燕燕，冷不丁，一个红脸庞身坯壮、脂粉尽去的姑娘来到，粗声大噪，天籁一声，喝断了小姐妹的温软咕啾，一时间不由得不让许多耳朵起了幻听。

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詈言、责骂，劈头盖脸砸下，比板砖更硬。

比板砖还硬的，是他的骨头。他“不务正业”，精通市井瓦舍流行的插科、歌舞、吹弹、咽作多种技艺，同样，他也不是一个规矩的写作者，俚语村言，随时拿来为我所用，还得寸进尺，加进了偶尔的嬉皮嘻哈，吐吐舌头，做个鬼脸，故意背离几下既定的美感。他本人呢，还正是叛逆期的少年一样，也说不上崇高，更分不太清吓死人的、“三教九流”之间的区别，只要有时间，他就跟担担子荷锄的票友一样，粉墨登场，亲自勾脸彩唱，唱那些杂剧——那其实就是元朝的大众电影。就算走在大路上，也有时停下，破瓦碎石，随便拾取，一笔荡开，书写淋漓，接下来，一条龙似的编写曲子，最后用hip-hop的节奏，跳起街舞，吼吼哈嘿，给路人演绎着散曲——那其实就是元朝的通俗歌曲，唱了花中消遣，更唱了酒内隐忧：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上走！



他低低吼着，如同一只笼里的虎。

他咿咿呀呀唱着忿着的，是一个怎样的“黎明”啊，怎样空前黑暗的时刻——入主中原的元蒙新贵对汉文化和汉儒采取仇视和排斥的态度，取消科举制达七十八年之久，将知识分子打入四等十级中的最底部（“八娼九儒十丐”的说辞就是那时流传开来的）。同时，还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法律规定“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诸委撰词曲诬上，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科举制度的废止，堵塞了既定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已经几乎是一个巨大而漫长的噩梦了。这还不算，普天下的法器尽毁、道德沦丧，使得这些处在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岌岌可危的处境下的关汉卿们彷徨郁积，无所依傍，心里有呐喊，却无力相回应——在英雄轻易地死于小人之手的时代，谁来救天下苍生？谁？

没有，似乎没有谁要到来，振臂一呼，也没有什么希望了。他的心开始冷硬起来，面目上更加多了些峻切不吝，手下更加多了些玩世不恭。

他也不记得了自己的曾经抱负——救是救不得了，浊世滔滔，大水漫漫，好像人人只有张着空洞的眼睛、暗自自危的份儿。

他开始嘻嘻笑着，只如这眼前的日子，人眼心里觉得是好的，就是好的，也就罢了。也许，这世上的一人一物一花一草乃至一家一国自有它的定势，苦乐在于自己的心。

于是，他写快活，也唱快活，把兀自快活、没有未来的生活说成“我家生活”，无牵无挂，只愿一醉不起，成风成尘，化灰化烟：

〔四块玉〕（三首）

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

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

他也昏天黑地地恋爱，送别一个又一个的好女子，她们也送别他。偶尔的含蓄蕴藉，曲子好听得教柳永的《雨霖铃》从此不能专美于前：

[沉醉东风]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

[神仗儿煞]

深沉院宇，蟾光皎洁，整顿了霓裳，把名香谨爇；深深拜罢，频频祷祝：不求富贵豪奢，只愿得夫妻每早早圆备者。

他的名号在坊间越来越大，被人们异口同声认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他手下温软和嬉笑的曲目越来越多，相反地，心上的冷硬和面上的峻切也越来越多，都快结了冰。叫人担心，“无牵无挂”总有一天会“咔咔”崩塌，决口出来，摧毁一点什么。相信吧，暂时的不铺排它们，自有他一时的恐惧和靡弱，以及——还没有准备好。

不可能永远无牵无挂。是的，那些“无牵无挂”已经在冒着烟，发着热，一枚一枚挂了弦的手雷一样，掷过来了——

他用他的唱，炸了一张“百丑图”：权豪势要、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衙内公子、商贾市侩、帮闲无赖、鴇母嫖客、流氓地痞……从上到下，由这些人织成的那张大黑网，正在捕掠着一个个弱小无辜的生命，使他们、也使自己失去了生存依据——高度腐败，目无法律，“嫌官小不为，嫌马瘦不骑，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鲁斋郎（《鲁斋郎》）；草菅人命，“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的恶霸葛彪（《蝴蝶梦》）；横行乡里，色胆包天，“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的杨衙内（《望